

病中九思

浙瀝蓬窗外，呻吟斗室中；

何來聲咯咯，喘咳驚蛙蟲。

這詩是二十年前所作。那時，我患支氣管炎 -- 中醫稱為哮喘，教會給我假期，我得以在長洲梁貴民牧師的府中休養，時當春日，夜間蛙叫蟲鳴，和我的哮喘聲互相調和，增加這天籟格外好聽(?)，於是吟成上詩，以紀其事，事隔已廿多年，神一直保持我的身體康健逾恒，不獨中西醫生宣佈束手無策的哮喘病得以痊癒，更使我身體日益強壯，由清瘦的一百零三磅，增至一百三十八磅。可是，在去年十一、二月份，我忽然暈倒兩次，首次是十一月十四日，大量嘔吐，我只是卧床幾個鐘頭，依然進食，次日又依然工作，也依然講道，信徒們沒有一個人看出我昨晚患過幾乎不省人事的暈嘔症。到了十二月二日，我正在大坑東聖道女子中學與校長們商討學校大計之際，忽然又暈了，校長馬上車我到熟識的陳醫生處，陳醫生注射針藥 -- 據說是止暈止嘔的，無效，且越來越甚，起立步行也不可能，於是電召十字車送進播道醫院去。院長卓醫生相識已逾十餘年了，詳細的檢查報告結果：血壓正常、血液良好、肺部及其他內臟無病，病的原因是責任心太重、工作過勞，以致積勞成疾，只要多事休息，早眠早起，減少思慮.....便可不藥而癒了。真的，住了幾天醫院，沒有打過一次針，只服食過幾粒安眠藥便了。老友記卓醫生由衷之言，我唯唯諾諾，一味應承，可是我卻陽奉陰違，晚上一樣照樣心事輾轉，思慮多多，如果不是安眠藥發生作用，也只有數天花板到天明。

我想起論語說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、聽思聰、色思溫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恭、疑思問、忿思難、見得思議，是對個人身心有莫大裨益的；我在病中也有九思，相信對我們基督徒也有莫大裨益的，爰錄出以供共饗！

一、思恩 -- 我知道這次暈倒，不算是甚麼大病，更不是甚麼不治之症，卓醫生很誠懇的告訴我沒有甚麼病，只要多休息，多睡眠，自然會健康如昔，精神依舊，我請求卓醫生給我藥物服用，他說「有」。原來除了在院內早晚吃一粒安眠藥之外，出院之時，再給我五粒藥丸，寫明睡前服一粒，至愚的我，也明白是鎮靜寧神安睡的藥丸了。我再三思維，這次突然而來的暈倒，住了幾天醫院 -- 其實應該說在醫院休息(嘆 -- 廣東俗語)了幾天才是正確，這樣，還不是神給我特別的恩典嗎？所以我在院中和出院後，要思想的是神的恩

-- 奇妙的恩! 然而, 我知道一件事, 既然是神的恩, 那麼, 我今後更要保重我的身體, 來報答神的大恩。

二、思過 -- 由暈倒直至送到醫院的時候, 我心中不斷的祈禱。真的, 我不是祈禱神醫治我, 乃是祈禱神赦免我的罪過。-- 不獨是這一次, 就是在平時, 我偶爾牙痛, 或感冒傷風, 首先在神前就思想我的過錯 -- 罪。平時身體康健, 事事亨通, 我以為我十全十美, 好得無比; 但一旦有了軟弱, 就首先想起罪。基督徒也會犯罪, 傳道人也會犯罪, 牧師也會犯罪, (如果有人認為我說錯了而得罪了你, 你就原諒我罷! 因為我以為人人都像我一樣信主之後也有軟弱的。) 身體有病, 不是一件甚麼大事, 因為是神許可的, 最可怕的, 是因犯罪而神用病來懲罰 (參雅四 15), 那就非懇切認罪悔改不可。撒母耳記下十二章所記大衛的事, 可為我們殷鑑而深自警惕的了。

三、思經 -- 我在病床上幾次翻開聖經來閱讀, 可是滿眼金烏蠅, 神不守舍, 眼力不集中, 總不能閱讀下去, 一行未看完, 眼光又移到前行或後行去了。我知道精神未復原, 眼神不隨意, 於是合卷尋思。當然有許多熟悉的金句可以背誦, 許多神跡可以尋索。正在思想之時, 卻記起現在是十一月四日 (主日) 上午十時了, 本來是我在香港迦南堂主日崇拜證道及施聖餐, 因身在醫院, 只有請本堂吳長老代講, 我記起前堂他以約翰四章主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談道, 「你已經有了五個丈夫」為題, 可能吳長老今天仍續講第四章或第五章, 於是我就勉強振起精神, 恭讀第四第五章, 在我眼簾中特別顯露和在腦中特別深印象的經文很多, 不過, 其中第五章十四節「.....你已經痊癒了, 不要再犯罪,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。」 -- 我還不深自驚懼和警惕嗎?

四、思家 -- 這不是我地上的家, 我地上的家早已分散了, 七個兒女不論成家立室與否, 都遠在美國和加拿大, 在香港的, 只剩我和我的老妻, 許多人以前用燈謎笑我: 「一雙燕子同齊飛, 一隻瘦時一隻肥。」因為我瘦她肥; 可是近年來我也肥了廿餘磅, 大家都是差不多了。我不思我的家, 其實也沒有甚麼好思, 只為兒女媳孫等禱告就是。要思的, 是神的家, 又不是約翰十四章主耶穌所說「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」那個家, 而是, 我們地上神的家, 特別是我服務的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, 近兩年來, 增加了百餘人浸禮, 堂中有「人滿之患」, 非另建新堂不可, 於是「建堂」、「購堂」、「擴堂」、「分堂」, 議論紛紜, 事在必行, 到底上列四事, 那一件真正是神的旨意, 所需的錢, 最保守的估價要港元壹百五十萬, 如何籌措? 如何計劃? 在在要向神禱告, 身為主任牧師的我, 難道敢說「我病了」就置身事外, 袖手旁觀嗎? 所以, 我又怎敢不以父的家為念呢?

五、思上 -- 二十餘年來，除了患過哮喘病之外，真是簡直未患過甚麼病，大病更是沒有。聞說有許多人病在床上，就想起許多事來：家產怎樣處理？保險箱的鑰匙應否現在交給太太去開？要否馬上找律師來立定或更改遺囑？還未結婚的小兒女應否現在決定分給他們一大筆財物……，總之，一切都是地上的事。我在病中，總沒有想過上列各事 -- 其實我也沒有這種思想的資格；不過，我都記起保羅在歌羅西書所說的：「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，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」（三 12）。所以，我就想起「人遺子，金滿籩；我教子，唯一經。」也因此，我就思念天上的事，真的，我沒有像司提反那樣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歡迎我，也許是因為我還未到返天家的時候，不過，我實在常常在想念黃金街、碧玉牆、珍珠門那個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！

六、思危 -- 醫生告訴我沒有甚麼病，而我卻想起許多有病的人，更想起許多比病更慘的人。中東的戰禍頻仍、印度的水旱災禍、日本台灣菲律賓的風姐肆虐，大陸唐山的地震成災……死人無數，不是比病更可怕嗎？撇開政治不談，只談談人道和肉身生命的問題，為甚麼埃及沙達總統這次冒大風險親到以色列和貝京會面，唯一目的是怎樣解決中東和平，目的純正而理直氣壯、行動公開而光明正大，竟然會引致阿拉伯許多國家的反對，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的蘇聯也在「谷氣」呢？難道人類不愛好和平而愛好戰爭嗎？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！這件事，我不思想下去了，何必在病中自己激氣呢？不如介紹他們看一節聖經罷：「主的日子來到，好像夜間的賊一樣。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，災禍忽然臨到他們，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，他們絕不能逃脫」（帖前五 2-3）。

七、思國 -- 在病中，我想起我的醫藥保險的事來，我在美國當牧師的時候，教會為我買醫藥保險，有了病，醫藥費就由國家支付。香港教會沒有這種制度，那就不同了，因此我想起國籍問題。我是道地的中華民國人，出生在華僑之鄉，可是，今日卻寄身在殖民地，雖然我有了美國移民的綠咭，隨時可以前往美國，不過，當拿出綠咭經過海關檢驗之時，心中就有無限感慨。特別在病榻上，使我想起我們八億同胞，他們還未有聽到福音機會，難道慈愛的神就這樣讓他們下地獄嗎？五千年文化之邦、倫理之國，就此沉淪在無神主義的人手下嗎？思之復思之，我只有向神禱告：「神阿，救救我們中國和八億同胞吧！」此外，我還能作甚麼呢？

八、思工 -- 醫生強迫我卧床，窗外透進來的和暖陽光，吹過來新鮮空氣，車聲隆隆，行人僕僕，正是忙於工作的時候，而我，卻躲在被窩裏偷渡時光，與其說我病了幾天，毋寧說我偷懶幾天還實際，保羅說：「若有人不肯作工，就不可喫飯」（帖後 3-10）。這幾天，

我喫得更好的餸菜和飯，我只有狡辯說「我不是不肯作工，而是醫生不讓我出去作工而已。」 -- 我卧了四日，還有膽量再偷懶下去嗎？教會等着我回去工作，雖然沒有馬太、馬可、路加福音所記耶穌登山變像，山下有位父親帶着鬼附的孩子來求醫那麼嚴重的事，然而，無大事也有小事，而且，我似乎生來是喜愛工作的人 -- 是否是為工作而來，神是知道的。這次病的主因是這樣，但我不能因此而停下工作。本想早些退休，到現在，反而不再想退休了，只想主給我更有工作的力量和機會。記起耶穌的話：「我的食物，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，作成祂的工」(約四 34)。

九、思進 -- 原本想用「思齊」 -- 見賢思齊的意思。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他能如是，我豈不能嗎？「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，他懇切禱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，他又禱告，天就降下雨來，地也生出土產」(雅五 17-18)。我知道，我和他們差得很遠了，豈敢妄求與他們等量齊觀？不過，我不氣餒，也不灰心，更不自暴自棄，卻自慰自勉的說：洛克菲勒六十五歲多才提名當選為美國副總統，我比他還少許多年，豈肯止步不前，以老邁自甘落後嗎？所以，我思進，我要進到靈程高峰，我享受與主面對面的甜蜜滋味。

病，病又何妨？如主許可，再病又有甚麼影響到我的心思意念呢？

(作於一九七七年)